



梁羽生
作品集

江湖三女侠

梁羽生 著

上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05

江湖三女侠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三女侠/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7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35-4

I. ①江…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1842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6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江湖三女侠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27.375印张 779千字 插图36幅

版次印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63.00元(全二册)

目 录

第 一 回	赠宝收徒 飞头滴血	孪生怜玉女 一剑探知交	1
第 二 回	血溅荒村 案牵大内	十年完旧约 午夜出征骑	23
第 三 回	诡计多端 奇能各显	奸徒欺寡妇 四侠斗双魔	37
第 四 回	风急天高 月明林下	荒山腾剑气 一女傲凶顽	61
第 五 回	铁掌神弹 纵情使气	武师传绝技 玉女肆娇嗔	73
第 六 回	慧果兰因 轻颦浅笑	深心托毫素 何处不关情	93
第 七 回	酒市藏龙 渔舟蕴玉	采花传怪案 破浪见仙踪	111
第 八 回	笑傲孤峰 剑惊巨盗	单骑来闯席 一女显神威	137
第 九 回	相互追踪 连环探案	海隅逢异士 大厦见奇情	153
第 十 回	戒律难持 笺文误释	禅师迷困惑 童子弄权谋	169
第十一回	沥血呕心 狼心辣手	名师遭毒害 巨室出枭雄	189
第十二回	语隐机锋 技惊四座	微词刺巡抚 大侠显神通	209

第十三回	真个情痴 几疑梦幻	十年如一日 卅载困幽宫	 223
第十四回	梦幻尘缘 飘零蓬梗	深宫藏恨事 一剑上仙霞	 241
第十五回	论世谈词 寻幽探隐	微言晓大义 游侠露锋芒	 259
第十六回	较技索镖 解纷排难	当场显身手 一语释前嫌	 275
第十七回	剑杖交锋 性灵未昧	凶僧闹湖上 玉女出京华	 293
第十八回	疑雨疑云 亦真亦幻	谎言谈旧事 有意溯前情	 313
第十九回	梦碎魂消 天南地北	禁宫愁永别 军旅喜相逢	 329
第二十回	暗器连珠 诡谋密运	飞针伤女侠 毒手害禅师	 349
第二十一回	沉痛释真禅 凄凉谈往事	传经避劫 借酒浇愁	 363
第二十二回	烛影摇红 剑光惊梦	胤禩登大宝 侠女入深宫	 381
第二十三回	铁马金戈 晓风残月	将军擅征战 玉女剑纵横	 397
第二十四回	姐妹花并开 恩仇结难解	张冠李戴 苍狗白云	 423

第一回 赠宝收徒 李生怜玉女 飞头滴血 一剑探知交

剑胆琴心谁可语，江湖飘泊怜三女。弹指数华年，华年梦似烟。遥天寒日暮，寂寞空山路。踏遍去来枝，孤鸿独自飞。

——自题《江湖三女侠》，调寄《菩萨蛮》

寂寞山村，黄菊路旁迎客至；

中秋将近，已凉天气未寒时。

在盘曲的山路上，一个年约五旬的汉子，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杆，正在怡然自得地吸着旱烟。

山路两旁，杂花生树，那些野生的小黄菊尤其可爱。山风吹过，清香扑鼻。

但这个山路上的行人，却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他是河南汝州的名武师邝珽。

他也不是为了游山而来，前面的村庄有他的儿女亲家。他的亲家姓冯名广潮，也是一位武师。冯广潮的儿子冯英奇娶了他的女儿邝练霞，去年生了一对孪生女儿，今天正是他这一对外孙女儿的周岁之喜，他是去喝“抓周”酒的。“抓周”是他们家乡的风俗，父母在孩子周岁之时，把亲友所送的礼物堆在孩子面前，让他自己去“抓”，从孩子所抓的物事，可以观察他的喜爱，推断他的未来。

“人家都说我这两个外孙女儿是玉女下凡，阿霞这丫头的福气可真不小，王母娘娘的身边也只有一个玉女呢。嗯，今天我可得仔

细看清楚她们的酒窝，别叫女儿笑话。”原来他这对外孙女儿，不但有如粉雕玉琢，逗人喜爱，而且生得一模一样，脸上也都有一个小酒窝。唯一的分别是姐姐的酒窝生在左边，妹妹的酒窝生在右边。

他正在满怀喜悦地想着他这对可爱的外孙女儿，山风吹来，忽地传来了好像是有人说话的声音。

“不会弄错吧？”

“不会。那孩子，我……”

好像是两个人对话，断断续续，听不清楚。邝珽凝神细听，又听到一句比较完整的说话“他们的交情非比寻常”，但下面的话语又模糊不清了：“既然有……那人一定……”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

这两个人已经走出村子，但邝珽居高临下，虽然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也还看得见他们的背影。村子里的人，邝珽全都熟识，这两个人显然是外来的陌生人。

邝珽疑心大起，暗自想道：“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来这里打听什么事情似的，只不知是黑道的人物还是白道的公差？”

住在这个山村的都是普通百姓，唯一有点“特殊”的就只是他的亲家冯广潮了。冯广潮少年时候也曾行走江湖，但在三十二岁那年，就归隐故里，闭门谢客，课子授徒。他隐居故里，不知不觉亦已过了十年了。武林朋友问他为什么方当壮盛之年，便作山村隐士，他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甚或只是笑而不答。

邝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早就“息影”田园，但他知道在这十年当中，冯广潮确实是绝迹江湖，甘于隐逸。他今年虽然才不过四十二岁，比邝珽的年纪还小六岁，但已像是个心如止水的老人了。去年他做了祖父之后，更加以含饴弄孙为乐，不问外间的事。

他还知道冯广潮从没参加任何反清的帮会，虽然他们对满洲的入主中华，压迫汉人，都是心中不满。但“大清”朝廷的根基早已稳固（今年是康熙四十五年，距离满清入关已经六十三年了），不满又有什么办法？多少义士遗民也只能吞声忍泪，伏身草莽，待



冯广潮的一家

隙伺机，何况他们只是寻常百姓。

此时那两个人已经是走得连影子都不见了，邝珪又再咀嚼他们那些零碎的话语，不停地想：“他们说的那个孩子是谁？听那人口气，似乎与那孩子相识，当然不会是指我那两个刚满周岁的外孙女儿吧？但广潮家里，可又没有别的孩子！”“他们的交情非比寻常，这句话中的‘他们’又是谁呢？和他们后来说的那个人又有没有关系呢？广潮的朋友我都知道，称得上和他有特别交情的恐怕只有我了。他的江湖上的朋友早已断绝往来，那还有谁？但‘那个人’总不至于是指我吧？”

他想来想去，仍是莫名其妙，最后想道：“这两个人谈论的事情说不定和我那亲家根本全无关系；也说不定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查什么案的，都是我自作聪明的揣测！”“别管他们了，还是快点去看我那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儿吧。见了广潮再说。”他抽了一袋旱烟，不知不觉，已是走到村前了。

冯家的把式场就在村边，邝珪远远望去，只见一个剑眉朗目蜂腰猿臂的少年，在空场中心，滴溜溜地疾转，忽而贴地翻腰，状似犀牛望月，忽而耸身张臂，俨如健翻摩空。邝珪暗道：“亲家常常夸奖他新收的徒弟质美好学，看来果似不错，只是这是哪门子的功夫呀？”

冯广潮有两个徒弟，大徒弟王陵，三年前学满出师，在京中干镖行生意。在把式场中练武的少年，名叫唐晓澜，乃是他的二徒弟。这唐晓澜来历甚奇，连邝珪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有一天冯广潮突然带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来拜见他，说是新收的徒弟，说话带关外口音，但眉清目秀，却又恂如处子。冯广潮从未到过关外，却如何会有个带关外口音的徒弟，邝珪百思不解，暗中也有问过亲家，冯广潮总不肯明说，而且言词之间似有隐忧。武林中虽属至亲，也不便探人隐秘，邝珪也就罢了。今日凑巧，碰着唐晓澜练武，邝珪细心观看，看了一阵，不禁大惊失色！

把式场中唐晓澜身法展开越转越急，场边的槐树簌簌作响，一片片的树叶飘落下来，邝珪细望却不见什么暗器，看他身手法，又不是劈空掌之类的功夫，而且若是掌风所震，必然一落就是一堆

树叶，现在却是一片跟着一片，轻轻飘下，就好像是被伶俐的姑娘巧手，摘下枝头。邝珽是武林中的行家，看出乃是梅花针之类极细小的暗器刺断叶梗，飘下来的。这一份吃惊，端的非同小可。梅花针之类的暗器，分量极轻，取准极难。而今唐晓澜能在三丈以外，打落树叶。腕力之强，目光之锐，在成名武师中也不多见，他拜师不过一年多，一年之内，他如何能练成如此功夫？而且邝珽也从未听过冯广潮会梅花针。

邝珽又再心想：“莫非他是带艺投师，然则他以前的师父又是谁人，他既有这份功夫，又何必远来荒村，练冯家的把式。广潮武功虽然比我高明，在江湖上他还不能算是一流好手。这少年以前的师父，必然比广潮高明得多。”

唐晓澜练了一阵，倏然止步，拔出一柄三尺多长的利剑，扬空一闪，纵横挥霍，左右劈刺，捷如猿猴，滑似狸猫，剑花错落，在朝阳下泛出闪电似的光芒，耀眼生缣。邝珽更是惊奇，心想冯广潮以六合大枪闻名，如何却教徒弟使剑？而且唐晓澜的剑法，迅捷无伦，竟是自己生平仅见。能够教他这路剑法的人，不是一派宗师，也定是成名剑客。

邝珽越看越奇，正自出神，忽见唐晓澜把剑舞了个圆圈，横在胸前，右手搭着剑身，躬腰说道：“弟子初初练剑，不成气候，貽笑方家，前辈可是来找家师的吗？”邝珽心中有气：“什么前辈不前辈，难道你这小子连我也不认得？”正想骂他，忽听得一声长啸，场中现出一人，三绺长须，纶巾羽扇，飘飘若仙，看来是个四十有余五十未到的儒生。身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邝珽竟不知他是何时来到，又是怎样跃进场心，就像从天而降，平地钻出似的。来客轻摇羽扇，笑咪咪地说道：“这路剑法，我已久矣乎未见有人使过了，你已有三成火候，不必谦虚，凭你现在的剑法，已足以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了！来，来，我给你喂喂招！”羽扇一收，向唐晓澜招手道：“我不能用兵器和你过招，你来吧，看看你的追风剑法，能不能沾着我的衣裳！”

唐晓澜一阵迟疑，怪客又笑道：“你放心，令师绝不会责怪于你，十年前他初会这路剑道，就曾和我拆招练剑，咱们聚了十天



一个剑眉朗目蜂腰猿臂的少年，在空场中心，滴溜溜地疾转。……

才散。”

唐晓澜倏然变色，扬声说道：“邝老伯请代禀报家师，我在这里接这位老前辈几招。”青钢剑一翻阴把，“哧”的一声，反手刺出，怪客身形微晃，唐晓澜一剑刺空，刷地一个“怪蟒翻身”，身随势转，左手剑诀斜往上指，右手剑锋猛然一撩，刷地又是一剑截斩怪客脉门，怪客双臂一抖，大声笑道：“快则快矣，准头尚差！”身子悬空，猛然往下一蹬，唐晓澜缩身一闪，剑往上撩，忽觉微风飒然，怪客足尖轻点他的肩头，竟然翻到他的背后去了。怪客这一脚若踏实，唐晓澜非骨碎肋折不可！唐晓澜吃惊不小，这怪客非但身法奇快，而且能发能收。而又不伤对方，这份功夫已是胜过他的师父不知多少。

不说唐晓澜心里嘀咕，旁边的邝珪更是惊疑不已！他本来是要去通报冯广潮的，为了好奇，多看一阵，哪料就在这片刻之间，双方已交换了好几个险招，哪里还敢迟疑，急急往冯家跑去，背后只听得那怪客又在纵声笑道：“唔，这几手还不错，比刚才镇定得多了！”邝珪不暇回顾，一口气跑进冯家大门！

冯广潮正在庭院里闲坐吸烟，见邝珪气急败坏地跑来，不禁笑道：“亲家翁看你的外孙女来了，也不用跑得这样急呀！”邝珪把礼物一扔，拉着冯广潮便跑，说道：“亲家，你的徒弟在外面和人过招，你还不快去看看！”邝珪担心怪客乃是冯广潮的敌人，存心前来拆台，所以先打徒弟，然后引出师父。

冯广潮一听，脚步加快，但仍是气定神闲，微笑说道：“什么人呀？晓澜这孩子三招两式，谅还可以抵挡得住。”

把式场就在门前百步之地，两亲家这么一跑，片刻就到。场中两人斗得正烈，忽听嗤的一声，怪客反身跃出场心，手上拿着唐晓澜那柄长剑。唐晓澜双脚朝天，跌在地上。邝珪双脚点地，正想进去救人，冯广潮忽然一搭他的手臂，硬生生将他拉了回来，对着那人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我这徒弟怎样，你跌他一跤就算给了见面礼了吗？哈？哈！”徒弟给人打倒，他竟一点不动怒。

怪客纵声笑道：“十年不见，你教的徒弟也这样高明了！”把长衫一撩，只见衫尾已被剑锋削去一幅。原来他见冯广潮来到，稍一

分心，唐晓澜剑似追风，一下子便刺到下盘，他迫得回肘一撞，将唐晓澜撞跌，但长衫亦已给削掉一小片了。

冯广潮笑道：“谁叫你不老不尊，欺负小辈来了！”

怪客羽扇轻摇，笑着骂道：“亏你练了几十年把式！送你徒弟这份大礼，你做师父的还不多谢，竟颠倒说我欺负他，叫这位行家听了，岂不笑甩牙齿！”

此时唐晓澜已从地上爬起，忽地跑到怪客面前，扑通跪下，行起了大礼来，口中说道：“多谢老前辈指点！”怪客将他拉起，说道：“你的剑法比我预料的要高明得多，我本来以为你不能沾着我的衣裳，料不到你居然能够把我新做的长衫都弄破了。”

冯广潮跃进场心，哈哈笑道：“难道我还不晓得你借喂招来指点小徒，你放心，你老弟家境虽贫，一件长衫还赔得起。来，来，你先见过我的亲家，小儿前年成婚了。咳，日子过得真快啊！”一招手，邝珽跟着进来，又是惊奇，又是惭愧。惊奇的是：从未听亲家说过有这样一位武艺高明的朋友，惭愧的是：自己竟然看不出他是借着“喂招”去指点晓澜。

唐晓澜苦练追风剑法，不过一年，从未试过用以应敌，刚才实地拆招，怪客一面动手一面指出他的优劣所在，当真令他得益不少。他心悦诚服，站在师父旁边，静听师父的说话。

冯广潮拈须笑道：“徒儿，你师伯给你的见面礼可不轻呀，跌这一跤也还值得。亲家，这位客人的大名你一定听过，他就是无极剑的名宿钟万堂呀！”邝珽“啊呀”一声，说道：“原来是钟老师，怪不得这样厉害！”

钟万堂的师祖是明末清初的神医傅青主，所以他也颇通医术。在江湖上药囊宝剑随身，也做过不少侠义之事，只是近十年来，也像冯广潮一样，突然销声匿迹。邝珽绝未想到这位名震江湖的剑客，会突然来到荒村，而且还是亲家的好友。

冯广潮一面走一面说道：“我知道你会来，可想不到你会来得这样早！”钟万堂道：“是呀，早了三天，十年前之约，你还记得清楚！”冯广潮道：“再过三日便是中秋，这还不容易记？喂，你来得正好，我发还未白，可做了祖父了！今日正是我两个孙女儿的周

岁，你也来看看她们‘抓周’吧！”钟万堂道：“你的儿子我都未见过，现在你连孙女也有了。冯老弟，你的福气倒真不错呀！比我这老头子好多了！”冯广潮笑道：“我做了祖父都未认老，你敢认老？”两老友说说笑笑，走向冯家。

冯广潮的儿子冯英奇行过拜见前辈的大礼之后，媳妇随后也抱着两个孙女出来，钟万堂只觉眼睛一亮！

这两个女婴粉雕玉琢，两对大眼睛四处滴溜溜地转，在母亲怀里牙牙学语，神气非常。而且相貌完全一样，笑时同笑，哭时同哭，竟像连心思也是一样的！钟万堂看得出神，赞道：“老弟呀，王母娘娘、观音菩萨都把她们座下的玉女送给你啦，还不把你乐死了！瞧：你笑得这个模样！”冯广潮止了笑道：“我是笑你为老不尊，嬉皮笑脸，像我孙女一样。”停了一停，又说道：“这两个女婴好是好极了，就是有一样不好！”邝练霞急忙问道：“公公，是哪一样不好？”冯广潮拈须笑道：“她们出生一年了，我还是分辨不出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喂，你跟我说说看：哪个是瑛儿，哪个是琳儿。”这对孪生女儿，大的取名冯瑛，小的取名冯琳。可是做祖父的分辨不出，平日只是“喂！喂！”的乱叫。

邝练霞笑道：“我平常也分辨不出来呢！除非逗她们笑了，才分得出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冯广潮奇道：“嗯，有这么个讲究？她们的笑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邝练霞一手抱着一个女儿，做了一个鬼脸，轻轻说道：“乖乖，笑给公公看！”逗了一阵，两个女娃果然咧嘴一笑，脸上都现出一个酒窝，邝练霞道：“公公，你看出来了没有？一个酒窝在左，一个酒窝在右。”两个小孩子又笑了一笑，冯广潮细看，果然如此，乐得哈哈大笑。邝练霞道：“酒窝在左面的是姐姐，酒窝在右面的是妹妹，公公你可别记错了！”

旧友重逢，孙女周岁，冯广潮高兴非常，说说笑笑，到了午时，邝练霞准备停当，对公公说：“看瑛儿和琳儿‘抓周’去！”冯家没请别的亲友，但放在红布铺着的圆桌上的东西可还不少，有玩具、糖果，有胭脂、镜子，也有金锭银元。

钟万堂道：“好，我也放两样东西下去，孩子要是抓着，就送给她们作见面礼。”探手怀中取出一件金丝软甲，这件软甲原是无

极剑当年的大宗师傅青主，从西藏喜马拉雅山中，猎得一头名叫金毛吼的怪兽，叫巧匠将它的毛杂以金丝编织成的，传了两代，传到钟万堂手上。团起来大仅盈握，穿在身上，作为软甲，可以抵御刀剑，当真名贵非常！冯广潮见他取出这件宝物，吃一惊道：“老哥，这如何使得？这是你们贵派的宝物呀！”钟万堂道：“你也太小觑我们无极派了。我们这派的传家宝是医药和剑术，可并不是这件软甲。这只是傅师祖当年游戏人间，偶然得到而已。”

冯广潮终觉不妥，尚待推辞，钟万堂第二件礼物又拿出来了，笑道：“这件礼物可没金丝软甲那样名贵，但也是我平生得意的玩意。”这件礼物是一柄五寸长的小匕首，奇异的是：通体黑油油的，连锋刃也放着黑光。原来这是钟万堂的成名暗器“夺命神刀”。无极派前辈女侠、天山七剑之一的冒浣莲，当年随傅青主学技之时，所使的暗器名“夺命神砂”。有毒的一种，伤人之后，十二个时辰之内，若无解药，便毒发身亡。这门暗器传到了钟万堂时，觉得夺命神砂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一撒就是一把，宜于以寡敌众，缺点是不能及远，敌人在三丈之外，便难打中。钟万堂喜欢强攻硬打，便将制炼神砂的毒药，拿来浸炼飞刀，这种飞刀，锋利之极，一经淬毒，见血封喉，端的十分厉害。冯广潮见他取出此物，默然不语，觉得这种暗器，太过狠毒，不适于给女孩儿家玩弄。但见钟万堂一团高兴，也就罢了。钟万堂将飞刀套入一个皮套中，笑道：“若是谁抓到了，我就教她这种暗器。”

各种物件都摆好之后，邝练霞抱着两个女儿，开始“抓周”。说也奇怪，两个孩子第一次抓的都是一把木剑，钟万堂笑道：“好呀，她们都想作女剑客，你身上的那点玩意，恐怕要全传给她们。”这时孩子尚空着一手，邝练霞又绕桌走了一周，冯瑛伸出肥嫩的小手，一抓就抓起那件金丝软甲。冯广潮道：“好呀，你真识货！把人家的宝贝也抓去啦！”冯琳却睁着两只又圆又亮的大眼睛，黑水银似的眼珠滴溜溜地转，冯广潮觉得奇异，只见她随母亲在桌边又绕了一周，突然呀呀地叫了起来，邝练霞止步凝身，注视她的动作。只见她的小手缓缓地伸了下去，一到桌上，把桌上的物件两边乱扫，邝练霞骂道：“你这小家伙发什么脾气呀！”冯琳呀呀